

道宣撰寫的《玄奘傳》

王邦維
北京大學

摘 要：有關玄奘生平的資料有多種，其中篇幅最大，內容也最詳細的是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其次是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四的《玄奘傳》。但這兩種有關玄奘的最重要的傳記，差異的不僅僅是篇幅，與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相比，道宣的《玄奘傳》不僅在內容，同時也在表述的形式等方面都有一些不同。本文希望通過對比，分三個方面就此進行討論。

關鍵詞：玄奘、道宣、《續高僧傳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僧傳

一、前言

道宣是唐代初年的高僧，佛教南山律宗的創立人。玄奘也是唐初的高僧，佛教法相宗的創始人。道宣生於隋開皇十六年(596)，去世于唐高宗乾封二年(667)十月三日，玄奘生於隋開皇二十年(600)，去世于唐高宗麟德元年(664)二月五日¹。二人的年歲非常相近。二人的經歷，前半生雖然不一樣，也沒有什麼交集，但後半生互相往來，往來的地點，主要也都在長安。兩位高僧，各自都有極高的成就，都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，成為同一個時代的傑出人物，同時二人之間還有特殊的交情。這樣的例子，歷史上不多見。

道宣與玄奘直接的交往，最初主要與譯經有關。唐貞觀十九年(645)，玄奘從印度求法歸來。唐太宗在洛陽召見玄奘。談話中玄奘懇請太宗同意並支持他譯經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以下簡稱《慈恩傳》)卷六講：

法師又奏曰：百姓無知，見玄奘從西方來，妄相觀看，遂成闌闌，非直違觸憲網，亦為妨廢法事，望得守門以防諸過。帝大悅，曰：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，當為處分。師可三五日停憇，還京就弘福安置。諸有所須，一共玄齡平章。自是辭還矣²。

¹ 玄奘和道宣二人的卒年沒有問題，但生年均有爭議，此取通常的說法。不過爭議的僅差兩三年，沒有實質上的差別。有關玄奘生年的討論可參見楊廷福《玄奘年譜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，第1-13頁。

² 《慈恩傳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編號2053，第50冊，第253頁下欄第9-15行。

太宗答應了玄奘的請求，玄奘也很快就回到了長安。

三月己巳，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，即居弘福寺。將事翻譯，乃條疏所須證義、綴文、筆受、書手等數，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玄齡，玄齡遣所司具狀發使定州啟奏。令旨依所須供給，務使周備³。

得到唐太宗的支持，梁國公房玄齡也很配合。當年的六月，玄奘就組成了一個譯經的團隊，團隊中人才濟濟，都是一時之選，“為時輩所推者”。其中證義大德一十二人，綴文大德九人，道宣是九位綴文大德之一。所謂“綴文”，就是協助玄奘對譯出的文字做進一步的整理。同時擔任“綴文”工作的九人之中，還有包括後來協助玄奘撰寫《大唐西域記》的辯機，撰寫《慈恩傳》的慧立，編纂《古今譯經圖紀》的靜邁。

道宣參與玄奘的譯經工作的時間，並不是很長，前後一共不過三年多，但作為譯經的助手之一，道宣顯然應該跟玄奘有很密切的交往。這在經錄中可以看到。

但如果僅僅是協助玄奘譯經一件事，還不足以完全說明道宣與玄奘的關係。在我看來，更能說明或者說體現二人關係的是道宣的兩種書：《續高僧傳》和《釋迦方志》，前者書中第四卷，有道宣撰寫的《玄奘傳》，幾乎占去了第四卷整卷的篇幅。《續高僧傳》全書，包括許多僧人的傳記，其中《玄奘傳》字數最多，超乎尋常。

這裡只討論道宣撰寫的《玄奘傳》。至於《釋迦方誌》，也是道宣

³ 同上，第253頁下欄第15-19行。

很重要的一部書，不過書的內容主要與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記》相關，一些問題留在以後討論。

有關玄奘生平的資料有多種，其中篇幅最大，內容也最詳細的是《慈恩傳》，其次就是《續高僧傳》卷四的《玄奘傳》⁴。但這兩種有關玄奘的最重要的傳記，差異的不僅僅是篇幅，與《慈恩傳》相比，道宣的《玄奘傳》不僅在內容，同時也在表述的形式等方面都有一些不同。本文的目的，即希望通過對比，就相關的問題做一點討論。討論分為三個部分或者說三個方面的問題。

第一部分：道宣的《玄奘傳》，記載玄奘一生的事蹟，內容上與《慈恩傳》很多相同或相似，這沒有問題，但也有一些地方不完全一樣，不一樣的是哪些地方？其間哪些問題值得注意。

第二部分：道宣的《玄奘傳》寫成是在什麼時候？道宣去世後是否有人做過修訂？

第三部分：關於道宣為玄奘寫的讚語。

二、道宣《玄奘傳》與《慈恩傳》的重要差異

先談第一個方面的問題。做這樣的工作不複雜，把兩種書放在一起，做逐段的對比，即可看出二者的同與不同。但全部的對比內容太多，這裡選取《玄奘傳》中從開始到玄奘西行到達印度一節為例，

⁴ 唐代記述玄奘生平的文獻，最為詳細的是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其次是《續高僧傳》卷四《玄奘傳》，再其次是僧人冥祥所撰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，撰成時間應該在垂拱四年（688）或其後，以及開成三年（838）劉軻所撰《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》。再其次是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一《方伎》中有關玄奘一節。但後三種撰成時間都較晚或很晚，內容大多取自前兩種書，價值因此相對較低。唐代佛教經錄中也還有一些分量較小的傳記性資料，內容大同小異。

逐段與《慈恩傳》相關部分做一比較。

釋玄奘，本名禕。姓陳氏，漢太丘仲弓後也，子孫徙於河南，故又為洛州緱氏人焉。祖康，北齊國子博士。父慧，早通經術。長八尺，明眉目。拜江陵令，解纓而返，即大業末年，識者以為剋終隱淪之候故也⁵。

按：這一段，最重要的一點是，道宣講到了玄奘的本名。玄奘在家姓陳，但叫什麼名字，其他所有有關玄奘的文獻中，除了《玄奘行狀》，都沒有提到過，但《玄奘行狀》撰寫的時間是在武后年間，依據的材料顯然來自道宣的《玄奘傳》。在最早的幾種有關玄奘生平的資料中，道宣的記載是唯一的。這說明道宣對玄奘的一些情形，包括家世，有特別的瞭解。其他人撰寫的有關玄奘的傳記或“類傳記”，包括《慈恩傳》，都沒有提到這一點，這多少讓人有點奇怪。是不是在道宣方面，更多一些仿傳統史傳撰寫人物傳記行文方式的意識？

兄素出家，即長捷法師也。容貌堂堂，儀局瓌秀。講釋經義，聯班群伍。住東都淨土寺，以奘少罹窮酷，携以將之。日授精理，旁兼巧論。年十一，誦《維摩》《法華》。東都恒度，便預其次。自爾卓然梗正，不偶朋流。口誦目緣，略無閑缺，觀諸沙彌劇談掉戲，奘曰：經不云乎，夫出家者，為無為法，豈復恒為兒戲！可謂徒喪百年。且思齊之懷，尚鄙而不取，拔萃出類，故復形在言前耳⁶。

⁵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0，第 50 冊，第 446 頁下欄第 8-12 行。

⁶ 同上，第 446 頁下欄第 12-21 行。

按：玄奘說的這段話，《慈恩傳》中沒有。

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，《涅槃》《攝論》，輪馳相係。每恒聽受，昏明思擇。僧徒異其欣奉，美其風素。愛敬之至，師友參榮。大眾重其學功，弘開役務。時年十五，與兄住淨土寺。由是專門受業，聲望逾遠。

大業餘曆，兵饑交貿，法食兩緣，投庇無所。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，法俗欽仰。乃與兄從之，行達長安，住莊嚴寺。又非本望，西踰劍閣，既達蜀都。即而聽受《阿毘曇論》，一聞不忘，見稱昔人。隨言鏡理，又高倫等。至於《婆沙》《廣論》《雜心》玄義，莫不鑿窮巖穴，條疏本幹。然此論東被，弘唱極繁，章鈔異同，計逾數十。皆蘊結胸府，聞持自然。至於得喪筌旨，而能引用無滯。時皆訝其憶念之力，終古罕類也。基每顧而歎曰：“余少遊講肆多矣，未見少年神悟，若斯人也。”席中聽侶，僉號英雄。四方多難，總歸綿益。相與稱讚，逸口傳聲⁷。

按：道基讚語一段，也是《慈恩傳》沒有的。

又僧景《攝論》，道振《迦延》，世號難加，人推精覆。皆師承宗據，隅隩明銓。昔來《攝論》十二住義，中表銷釋，十有二家，講次誦持，率多昏漠。而奘初聞記錄，片無差舛，登座敘引，曾不再緣。須便為述，狀逾宿構。如斯甚眾，不可殫言。武德五年，二十有一，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《心論》。不窺文相，而誦注無窮。時目神人，不神何能此也⁸？

⁷ 同上，第 446 頁下欄第 21 行 - 第 447 頁上欄第 8 行。

⁸ 同上，第 447 頁上欄第 8-16 行。

按：“武德五年，二十有一”，武德五年即 622 年，據此推算，玄奘應該誕生在仁壽二年（602）。《慈恩傳》卷一則稍異，講的是“法師年滿二十，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，坐夏學律”。兩種記載相差一歲。玄奘出生於哪一年，一直有爭議，除去仁壽二年（602）或者三年（603）的說法以外，還有其他不同的推算。本文暫取隋開皇二十年（600）的說法⁹。

晚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，私自惟曰：學貴經遠，義重疎通，鑽仰一方，未成探蹟。有沙門道深，體悟《成實》，學稱包富，控權敷化，振綱趙邦。憤發內心，將捐巴蜀。捷深知其遠量也，情願勤勤，每勸勉之。而正意已行，誓無返面¹⁰。

按：這裡講玄奘的哥哥長捷支持玄奘出川遊學，但《慈恩傳》講：“益部經論，研綜既窮，更思入京詢問殊旨。條式有礙，又為兄所留，不能遂意，乃私與商人結侶，汎舟三峽，沿江而遁，到荊州天皇寺”¹¹。似乎玄奘的哥哥反對玄奘出川。《慈恩傳》說的“條式有礙”，《玄奘傳》沒有提到。是什麼“條式”呢？估計是因為時局尚未完全平定，政府因此發佈的有關旅行的條令。

遂乃假緣告別，間行江碛。經途所及，荊揚等州。訪逮道隣，莫知歸詣。便北達深所，委參勇鎧。素襲嘉問，

⁹ 參考前注所引楊廷福《玄奘年譜》，第 1-13 頁。

¹⁰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0，第 50 冊，第 447 頁上欄第 16-21 行。

¹¹ 《慈恩傳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53，第 50 冊，第 222 頁中欄第 6-9 行。

縱洽無遺。終始十月，資承略盡。時燕趙學侶，相顧逢秋。後發前至，抑斯人也。沙門慧休，道聲高邈，行解相富，夸罩古今。獨據鄴中，昌言傳授。詞鋒所指，海內高尚。又往從焉。不面生來，相逢若舊。去師資禮，事等法朋。偏為獨講《雜心》《攝論》。指摘纖隱，曲示綱猷。相續八月，領酬無厭。休又驚異絕歎，撫掌而嗟曰：希世若人，爾其是也¹²！

按：慧休講的話，也是《慈恩傳》沒有的。

沙門道岳，宗師《俱舍》，闡弘有部，包籠領袖，吞納喉襟，揚業帝城。來儀群學，乃又從焉。創迹京都，詮途義苑。沙門法常，一時之最，經論教悟，其從如林。奘乃一舉十問，皆陳幽奧。坐中杞梓，拔思未聞。由是馳譽道流，檀聲日下。沙門僧辯，法輪論士，機慧是長。命來連坐，吾之徒也。但為《俱舍》一論，昔所未聞。因爾伏膺，曉夕諮請。岳審其殷至，慧悟霞明，樂說不窮。任其索隱，單思研採，啐周究竟¹³。

按：道岳是隋末唐初時的名僧，宗說一切有部。協助玄奘撰寫《大唐西域記》的辯機就是他的弟子。《俱舍》即《俱舍論》，印度佛教大師世親所著。世親為說一切有部僧人，《俱舍論》是說一切有部的重要論著，因此此處說道岳“闡弘有部”。《俱舍論》最早在南北朝晚期由陳真諦譯出。玄奘在國內學習過，到印度繼續學習，從印度回國後，

¹² 同上，第 447 頁上欄第 21 行 - 下欄第 3 行。

¹³ 同上，第 447 頁下欄第 3-12 行。

自己重新又翻譯了一次，新的譯本更加完整。

沙門玄會，匠剖《涅槃》，刪補舊疏，更張琴瑟。承斯令問，親位席端。諮質遲疑，煥然祛滯。僕射宋公蕭瑀敬其脫穎，奏住莊嚴¹⁴。

按：《慈恩傳》沒有提到玄會。但《慈恩傳》中法常、僧辯夸奖玄奘的話，“二德並深嗟賞，謂法師曰：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，再明慧日，當在爾躬。恨吾輩老朽，恐不見也¹⁵”。道宣的《玄奘傳》也沒有。

然非本志，情栖物表。乃又惟曰：余周流吳蜀，爰逮趙魏，未及周秦。預有講筵，率皆登踐。已布之言令，雖蘊胸襟，未吐之詞宗，解籤無地。若不輕生殉命，誓往華胥，何能具覲成言，用通神解。一覩明法，了義真文。要返東華，傳揚聖化，則先賢高勝，豈決疑於彌勒；後進鋒穎，寧輟想於《瑜伽》耶？時年二十九也。遂厲然獨舉，詣闕陳表，有司不為通引。頓迹京臯，廣就諸蕃，遍學書語。行坐尋授，數日便通。側席面西，思聞機候¹⁶。

按：有關玄奘立意去印度求法一節，《慈恩傳》卷一講的是：

法師既遍謁眾師，備滄其說，詳考其理，各擅宗塗。

¹⁴ 同上，第 447 頁下欄第 12-15 行。

¹⁵ 《慈恩傳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53，第 50 冊，第 222 頁中欄第 28 行 - 下欄第 2 行。

¹⁶ 同上，第 447 頁下欄第 15-25 行。

驗之聖典，亦隱顯有異，莫知適從。乃誓遊西方，以問所惑。并取《十七地論》以釋眾疑，即今之《瑜伽師地論》也。又言：昔法顯、智嚴，亦一時之士，皆能求法，導利群生，豈使高跡無追，清風絕後？大丈夫會當繼之。於是結侶陳表，有詔不許。諸人咸退，唯法師不屈¹⁷。

情節大致相同。但《慈恩傳》沒有講到玄奘為此“頓迹京臯，廣就諸蕃，遍學書語。行坐尋授，數日便通”¹⁸。今天常有人問，玄奘到印度去，路程萬里，途經許多國家，他一路前行，懂外語嗎？依照道宣這裡所講，可以知道玄奘為了求法，出發前在語言方面不是沒有做過準備，為此他在長安學習過“諸蕃”的“書語”。“諸蕃”包括哪些諸蕃，道宣沒有說，我們無法知道。這個時候的玄奘，外語水準怎麼樣，也不好說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這個時候的玄奘，已經懂一些西域的語言，包括梵語。玄奘離開高昌，到達的第二個國家屈支，也就是龜茲，就能與當地的僧人辯論，是一個證據¹⁹。

¹⁷ 《慈恩傳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53，第 50 冊，第 222 頁下欄第 2-10 行。

¹⁸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0，第 50 冊，第 447 頁中欄第 23-24 行。

¹⁹ 對此《慈恩傳》卷二有很詳細很生動的一段敘述：“(屈支)城西北阿奢理兒寺(唐言奇特也)，是木叉毘多所住寺也。毘多理識閑敏，彼所宗歸，遊學印度二十餘載，雖涉眾經，而聲明最善，王及國人咸所尊重，號稱獨步。見法師至，徒以客禮待之，未以知法為許。謂法師曰：‘此土《雜心》《俱舍》《毘婆沙》等一切皆有，學之足得，不煩西涉受艱辛也。’法師報曰：‘此有《瑜伽論》不？’毘多曰：‘何用問是邪見書乎？真佛弟子者，不學是也。’法師初深敬之，及聞此言，視之猶土。報曰：‘《婆沙》《俱舍》本國已有，恨其理疎言淺，非究竟說，所以故來欲學大乘《瑜伽論》耳。又《瑜伽》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，今謂邪書，豈不懼無底枉坑乎？’彼曰：‘《婆沙》等汝所未解，何謂非深？’法師報曰：‘師今解不？’曰：‘我盡解。’法師即引《俱舍》初文問，發端即謬，因更窮之，色遂變動，云：‘汝更問餘處。’又示一文，亦不通，曰：‘《論》無此語。’時王叔智月出家，亦解經論，時在傍坐，即證言《論》有此語。乃取本對讀之，毘多極慚，云：‘老忘耳。’又問餘部，亦無好釋。”與高昌不一樣，屈支國不講漢語。

與玄奘出發之前的活動有關，《慈恩傳》講了更多的一個故事：

既方事孤遊，又承西路艱嶮，乃自試其心，以人間眾苦，種種調伏，堪任不退。然始入塔啟請，申其意志，願乞眾聖冥加，使往還無梗。初，法師之生也，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。母曰：汝是我子，今欲何去？答曰：為求法故去。此則遊方之先兆也²⁰。

兩相比較，道宣的《玄奘傳》講得很平實，《慈恩傳》講的，則帶有強烈的神異色彩。其實，道宣的敘事風格，不是不喜歡神異，這在道宣其他的書裡隨處都可以見到，但這裡不是這樣。原因大概是兩部傳記的作者身份不一樣，寫作的時間有差異。慧立和彥棕是玄奘的弟子。玄奘在他們的眼裡，自然很神聖。而且，這還說明，慧立和彥棕寫《慈恩傳》的時候，民間已經開始在把玄奘視為奇人，有了與玄奘相關的一些神異故事。估計在道宣撰寫《玄奘傳》的時候，類似的事或許已經有一點，但不會太多。

會貞觀三年，時遭霜儉，下勅道俗，逐豐四出。幸因斯際，徑往姑臧，漸至燉煌。路由天塞，裹糧弔影。前望悠然，但見平沙，絕無人徑。迴遑委命，任業而前，展轉因循，達高昌境²¹。

²⁰ 《慈恩傳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53，第 50 冊，第 222 頁下欄第 10-15 行。

²¹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0，第 50 冊，第 447 頁中欄第 25 行 - 下欄第 1 行。

按：道宣講的“時遭霜儉”一句，很重要。《慈恩傳》沒有提及氣候，相關一節講的是一個夢：

貞觀三年秋八月，將欲首塗，又求祥瑞。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，四寶所成，極為嚴麗。意欲登山，而洪濤洶湧。又無船楫，不以為懼，乃決意而入。忽見石蓮華涌乎波外，應足而生。却而觀之，隨足而滅。須臾至山下，又峻峭不可上。試踊身自騰，有搏颺颯至，扶而上昇，到山頂。四望廓然，無復擁礙。喜而寤焉，遂即行矣。時年二十六也²²。

玄奘西行，是不是在貞觀三年，歷來有很多爭議。此外，《玄奘傳》講，玄奘準備西行時已經是二十九歲。但《慈恩傳》講，貞觀三年時玄奘是二十六歲，二者不同。西行一事，有說是在貞觀三年，也有說在元年，也有說在二年。學者們為此做了很多考證，迄無定論。大致說來，主張三年說的有陳援菴和呂秋逸先生，主張元年的有梁啟超和楊廷福先生。同時還有的問題是，如果認為玄奘準備西行時二十九歲，次年貞觀三年（629）出發，則玄奘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（600）。如果說貞觀三年玄奘二十六歲，則玄奘生於隋文帝仁壽四年（604）。《玄奘傳》前面則講“武德五年，二十有一”，如果依此推算，玄奘則生於仁壽二年（602）。再有，此處所講的“貞觀三年，時遭霜儉，下勅道俗，逐豐四出”，在相關的考證中也是很重要的一條材料。相關的這些問題，包括玄奘的生年和西行的時間，已經有過很多的討論，此處無法細引。無論結論怎樣，作為資料之一，

²² 《慈恩傳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53，第 50 冊，第 222 頁下欄第 15-23 行。

道宣的《玄奘傳》是必定要考慮到的²³。

初，奘在涼州，講揚經論。華夷士庶，盛集歸崇。商客通傳，預聞蕃域。高昌王鞠文泰特信佛經，復承奘告將遊西鄙。恒置郵駟，境次相迎。忽聞行達，通夕立候。王母妃屬，執炬殿前。見奘苦辛，備言意故。合宮下淚，驚異希有。延留夏坐，長請開弘。王命為弟，母命為子。殊禮厚供，日時恒致。乃為講《仁王》等經及諸機教。道俗係戀，並願長留。奘曰：本欲通開大化，遠被家國，不辭賤命，忍死西奔。若如來語，一滯此方，非唯自虧發足，亦恐都為法障。”乃不食三日。僉見極意，無敢措言。王母曰：今與法師一遇，並是往業因緣。脫得果心東返，願重垂誠誥。遂與奘手傳香信，誓為母子。鞠氏流淚，執足而別。仍勅殿中侍郎齎綾帛五百匹、書二十四封，并給從騎六十人，送至突厥葉護牙所，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，重遺達奘，開前路也²⁴。

按：玄奘出長安，經過秦州、蘭州、涼州、瓜州，再到高昌一段行程及經歷的細節，《慈恩傳》有篇幅很長，很詳細的記載，其間有許多故事。對比之下，《玄奘傳》則講得很簡略。

初至牙所，信物倍多，異於恒度，謂是親弟，具以情告，終所不信。可汗重其賄賂，遣騎前告所部諸國，但有名僧勝地，必令奘到。於是連騎數十，盛若皇華。中途經國，道次參候。供給頓具，倍勝於初²⁵。

²³ 參考前注所引楊廷福《玄奘年譜》，第89-111頁。

²⁴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2060，第50冊，第447頁下欄第1-18行。

²⁵ 同上，第447頁下欄第18-23行。

按：玄奘從高昌，一路西行，到達碎葉，見到西突厥的葉護可汗，《慈恩傳》也做了很詳細的記載。但道宣講的“初至牙所，信物倍多，異於恒度，謂是親弟，具以情告，終所不信”一段話是《慈恩傳》沒有的。

自高昌至於鐵門，凡經一十六國。人物優劣，奉信淳疎，具諸圖傳。其鐵門也，即鐵門關，漢之西屏。入山五百，旁無異路。一道南出，險絕人物。左右石壁，竦立千仞，色相如鐵，故因號焉。見漢門扇，一豎一臥。外鐵裹木，加懸諸鈴。必掩此關，寔惟天固。南出斯門，土田溫沃，花果榮茂，地名覲貨羅也。縱千餘里，廣三千餘，東拒葱嶺，西接波斯，南大雪山，北據鐵門，縛芻大河，中境西流，即經所謂博叉河也。其境自分為二十七國，各有君長，信重佛教。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，坐其春分，以斯時溫熱雨多故也²⁶。

按：“高昌至於鐵門，凡經一十六國”，《慈恩傳》的記載也是很詳細，道宣講得簡略。但道宣講的，有一句話很重要：“其鐵門也，即鐵門關，漢之西屏”。再有，說縛芻河“即經所謂博叉河也”，是道宣的解釋。這個解釋完全正確，再次證明道宣對漢譯的佛經很熟悉。

又前經國，凡度十三，至縛喝國，土地華博，時俗號為小王舍城。國近葉護南牙也。突厥常法，夏居北野，花草繁茂，

²⁶ 同上，第 447 頁下欄第 23 行 - 第 448 頁上欄第 6 行。

放牧為勝，冬處山中，用遮寒厲，故有兩牙王都。城外西南寺中，有佛澡罐，可容斗許，及佛掃帚并以佛牙。守護莊嚴，殆難瞻觀。奘為國使，躬事頂戴。西北不遠，有提謂、波利兩城。建塔凌虛，即爰初道成獻剽長者之本邑髮爪塔也²⁷。

按：注意道宣這裡講的縛喝“國近葉護南牙也”以及突厥“有兩牙王都”幾句話。玄奘雖然在碎葉見到了西突厥的葉護可汗，但他沒有講到突厥有兩個牙帳或者兩個王都。道宣講到了，說明道宣對突厥的情況也有所瞭解。還有“奘為國使”一句話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我的理解，不是說玄奘是國家正式的使者，而只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，到達這個地方的人極少，因此在道宣看來，玄奘的到來，也算是代表了中國。

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，至梵衍國。僧有數千，學出世部。王城北山，有立石像，高百五十尺。城東臥佛，長千餘尺。並精舍重接，金寶莊校，晃曜人目，見者稱歎。又有佛齒舍利，劫初緣覺齒，長五寸許；金輪王齒，長三寸許；并商那和修鉢，及九條衣，絳色猶存²⁸。

按：此即今天所稱的阿富汗的“巴米揚”，有世界聞名的兩座大佛，可惜已經在世紀之初被阿富汗塔利班徹底炸毀。關於這兩座大佛，玄奘的記載是世界上最早的，其後一千多年間中也是最詳細的。

²⁷ 同上，第 448 頁上欄第 6-14 行。

²⁸ 同上，第 448 頁上欄第 14-20 行。

又東山行，至迦畢試國。奉信彌勝，僧有六千，多大乘學。其王歲造銀像，舉高丈八。延請遐邇，廣樹名壇。國有如來為菩薩時齒，長可寸餘。又有其髮，引長尺餘，放還螺旋。自斯地北，民雜胡戎，制服威儀，不參大夏，名為邊國蜜利車類，唐言譯之垢濁種也²⁹。

按：注意道宣所講“自斯地北，民雜胡戎，制服威儀，不參大夏，名為邊國蜜利車類，唐言譯之垢濁種也”。所謂“蜜利車”，是古代印度對印度以外的地區和人的稱呼，梵文原文是 Mleccha，更常見的漢譯是“弥梨车”或“篋戾车”，或者與這裏一樣，意譯為“邊國”或“邊地”。古代的印度人，認為邊地之人野蠻，尚未開化，“蜜利車”即野蠻未開化之民。道宣出於自己的佛教信仰，接受來自印度的，以印度為“天下之中”，印度以外地區為“邊地”的說法。他此處表達的，也包含有同樣的意思³⁰。

又東南七百，至濫波國，即印度之北境矣³¹。

按：濫波國是小國，道宣講得很簡略。依《大唐西域記》，濫波國屬於北印度。

言印度者，即天竺之正名，猶身毒、賢豆之訛號耳。論

²⁹ 同上，第 448 頁上欄第 20-26 行。

³⁰ 道宣這方面的觀點，集中反映在他撰寫的《釋迦方誌》卷上《中邊篇》中。參見拙稿《佛教的“中心觀”對中國文化優越感的挑戰》，《國學研究》，第二十五卷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45-59 頁。

³¹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0，第 50 冊，第 448 頁上欄第 26-27 行。

其境也，北背雪山，三陞大海。地形南狹，如月上弦。川平廣衍，周九萬里。七十餘國，依止其中。時或乖分，略地為國。今則盡三海際，同一王命³²。

按：《慈恩傳》裡沒有相似的話。相似的內容可以在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“印度總述”一節中看到，不過《大唐西域記》中的文字要長得多：

詳夫天竺之稱，異議糾紛。舊云身毒，或曰賢豆，今從正音，宜云印度。印度之人，隨地稱國。殊方異俗，遙舉總名。語其所美，謂之印度。印度者，唐言月。月有多名，斯其一稱。言諸群生，輪迴不息。無明長夜，莫有司晨。其猶白日既隱，宵燭斯繼。雖有星光之照，豈如朗月之明。苟緣斯致，因而譬月。良以其土聖賢繼軌，導凡御物，如月照臨。由是義故，謂之印度。印度種姓，族類群分，而婆羅門特為清貴。從其雅稱，傳以成俗，無云經界之別，總謂婆羅門國焉。若其封疆之域，可得而言。五印度之境，周九萬餘里。三垂大海，北背雪山，北廣南狹，形如半月。畫野區分，七十餘國。時特暑熱，地多泉濕。北乃山阜隱軫，丘陵烏鹵。東則川野沃潤，疇壠膏腴。南方草木榮茂，西方土地磽确。斯大概也，可略言焉³³。

道宣的話，基本內容來自《大唐西域記》，但道宣做了改寫，尤

³² 同上，第 448 頁上欄 27 行 - 中欄第 2 行。

³³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87，第 51 冊，第 875 頁中欄 16 行 - 下欄第 3 行。

其是他說的“同一王命”，更祇是道宣自己的話。這句話完全出於道宣的想像。印度歷史上從來沒有“同一王命”的事。道宣有這樣的想像，純粹是因為他生活在中國。在中國，“同一王命”不僅正常，而且多數時間是現實，直到現在也是如此。對於印度，玄奘是親臨之人，玄奘對印度有充分的瞭解。玄奘的知識是清楚的，他哪能說出這樣的話呢？一個人的經歷，不僅限制想像，往往也製造想像。這又是一個例證。

以上只是道宣的《玄奘傳》中玄奘到達印度本土前的一部分，玄奘此後的經歷，包括求法、回國、譯經，圓寂，內容還很多，值得注意的地方也很多，限於本文的篇幅，對比和討論暫時到此為止。

一點結論：道宣撰寫的《玄奘傳》，對於瞭解和研究玄奘的生平，在很多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其中一些地方尤其值得注意。上面所舉，僅僅是少量的幾個例子。《玄奘傳》中還有更多的事例，所有這些，也都是重要的研究資料。

三、道宣《玄奘傳》的初作與道宣身後可能的修訂

現在討論第二個方面的問題：道宣的《玄奘傳》寫成是在什麼時候？道宣去世後是否有人做過修訂？這個問題的提出，是因為《玄奘傳》的末尾，講到玄奘圓寂時的情形：

至二月四日，右脇累足，右手支頭。左手髀上，鏗然不動。有問何相，報曰：勿問。妨吾正念。至五日中夜，弟子問曰：和上定生彌勒前不？答曰。決定得生。言已氣絕。迄今兩月，色貌如常。又有冥應，略故不述³⁴。

玄奘圓寂，是在唐麟德元年(664)，這裡說“迄今兩月，色貌如常”，這段文字寫成是在麟德元年的四月嗎？邏輯的推理，應該是這樣。接下來《玄奘傳》又講到玄奘下葬時的情形：

又下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。於是素蓋素幢，浮空雲合。哀笳哀梵，氣逼人神。四俗以之悲涼，七眾惜其沈沒。乃葬於白鹿原四十里中，皂素彌滿。其塋與兄捷公相近。蒼然白塔，近燭帝城。尋下別勅，令改葬樊川。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，乃又出之。眾咸歎異，經久埋瘞，色相如初。自非願力所持，焉能致此³⁵？

《慈恩傳》卷十有同樣的記載並且講到了月和日：

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，有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，營建塔宇³⁶。

於是這裡出現一個問題，依照《宋高僧傳》卷四《道宣傳》，道宣去世在乾封二年(667)。《玄奘傳》講到的“尋下別勅，令改葬樊川”，是在總章二年(669)。從時間的先後做推斷，《玄奘傳》的這段文字不可能出自道宣之手。

這個問題，涉及到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內容和成書過程的分析。

這不是一個新問題。有關《續高僧傳》的成書時間，最早陳援菴

³⁴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0，第 50 冊，第 458 頁上欄第 28 行 - 中欄第 4 行。

³⁵ 同上，第 458 頁中欄第 4-11 行。

³⁶ 《慈恩傳》卷十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53，第 50 冊，第 278 頁中欄第 8-10 行。

先生就做過研究。陳先生的名著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》，有一章講《續高僧傳》，其中內容正好提到玄奘和道宣的《玄奘傳》。陳援菴先生的意見是：

道宣自序稱：“始梁之初運，終唐貞觀十有九年，一百四十四載。”此初成書之序也。今考本書記載，有至麟德二年者：卷四《玄奘傳》，奘卒於麟德元年；明藏本卷廿八《明導傳》，麟德元年猶未卒；《曇光傳》敘事稱“今麟德二年”；又卷卅五《法沖傳》云：“今麟德，年七十九矣。”其他卒於貞觀十九年後，永徽、顯慶、龍朔年間者，二十餘人。則是書實止於麟德二年，即宣公之卒前二年，距初成書之時，已二十年矣³⁷。

從上面的分析看，我們恐怕還需要對陳援菴先生的結論再做一點修正，那就是，我們目前見到的《續高僧傳》，最後成書或者說修訂的時間實際上還要更晚一點，不祇是晚至麟德二年(665)，而是至少晚至總章二年(669)。這時道宣已經去世兩年，因此這部分內容只能是道宣之後的人補充進去的。《續高僧傳》在其流傳的早期，實際上曾經一再被修訂過。我們今天理解和使用《續高僧傳》，這一點應該特別加以注意³⁸。

³⁷ 陳垣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，第29頁。

³⁸ 有關《續高僧傳》，近年來日本學者有一些新的研究，也都涉及到流傳中文本出現的變化問題。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來在日本陸續發現了更多的《續高僧傳》的傳抄本，更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。例如 Saito Tatsuya (齊藤達也), “Features of the Kongo-ji version of the Further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續高僧傳 :With a focus on the biography of Xuanzang 玄奘 in the fourth fascicle”, 《國際弘教學大学院大學研究紀要》，第16號，2012年，第69-104頁，從道宣的《玄奘傳》討論《續高僧傳》的

四、道宣對玄奘的評價

最後談談《玄奘傳》道宣對玄奘頗長的一段讚語，這段讚語無疑是道宣自己所寫：

余以闇昧，濫霑斯席。與之對晤，屢展炎涼。聽言觀行，名實相守。精厲晨昏，計時分業。虔虔不懈，專思法務。言無名利，行絕虛浮。曲識機緣，善通物性。不倨不諂，行藏適時。吐味幽深，辯開疑議。寔季代之英賢，乃佛宗之法將矣。且其發蒙入法，特異常倫。聽覽經論，用為恆任。既周行東夏，挹酌諸師，披露肝膽，盡其精義。莫不傾倒林藪，更新學府³⁹。

第一句話，說的是道宣與玄奘的關係以及他與玄奘交往所得到的印象。道宣對玄奘的稱讚都是事實。一直有人認為，道宣對玄奘有所微辭，那不過是過分推論，標新而已。作為佛教中人，他們都是同時代佛教的領袖人物，道宣對玄奘的稱讚是不遺餘力的。

遂能不遠數萬，諮求勝法。誓捨形命，必會為期。發趾張掖，途次龍沙。中途艱險，身心僅絕。既達高昌，倍光來價。傳國祖送，備閱靈儀。路出鐵門、石門，躬乘沙嶺、雪嶺。歷天險而志逾慷慨，遭凶賊而神彌厲勇。兼以歸稟正教，師承戒賢，理遂言揚，義非再授。廣開異論，包藏胸億。致

文本問題，涉及到很多細節。再如池麗梅：《〈續高僧傳〉的文本演變——七至十三世紀》，《漢語佛學評論》，第四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24-268頁。

³⁹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2060，第50冊，第458頁中欄第12-20行。

使梵侶傾心，不匱其法⁴⁰。

這裡繼續稱讚玄奘到印度求法的壯舉。

又以《起信》一論，文出馬鳴，彼土諸僧，思承其本。
奘乃譯唐為梵，通布五天。斯則法化之緣，東西互舉⁴¹。

《起信》指的是《大乘起信論》。這裡至少又涉及到兩個問題。第一，《大乘起信論》究竟是印度的還是中國人杜撰出來的著作？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就有爭議。道宣相信，《大乘起信論》是印度馬鳴的著作。其次，玄奘真的把《大乘起信論》翻譯為梵文了嗎？是在印度翻譯的，還是回國後翻譯的？道宣言之不詳。對於第一個問題，近代日本和中國參與討論的學者很多，但意見不一，迄無定論⁴²。對於第二個問題，也有人懷疑道宣所說不是事實。相關的討論很複雜，超出本文的範圍，此處不贅。

又西華餘論，深尚聲明。奘乃卑心請決，隨授隨曉。致

⁴⁰ 同上，第 458 頁中欄第 20-27 行。

⁴¹ 同上，第 458 頁中欄第 27-29 行。

⁴² 參與相關討論的人前後很多，日本學者中最有名的如松本文三郎、望月信亨、羽溪了諦、村上專精、常盤大定等，中國學者中最有名的如章太炎、梁啟超、呂澂、印順等。不過，無論其為印度著述抑或中國撰述，《大乘起信論》對中國中古時期佛教理論的發展影響都很大，因此至今仍有討論。最新的研究例如張文良《〈大乘起信論〉思想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0 年；Hong Luo (羅鴻), "An Anachronistic Analogy: Rereading the *Dasheng Qixin Lun* in the Light of Ratnākaraśānti's *Prajñāpāramitopadeśa*", *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* 48(2020): 845-888.

有七變其勢，動發異蹤。三循廣論，恢張懷抱。故得施無厭寺三千學僧，皆號智囊，護持城塹，及覩其脣吻，聽其詞義，皆彈指讚歎：何斯人也！隨其遊歷，塞外海東，百三十國，道俗邪正，承其名者，莫不仰德歸依，更崇開信，可以家國增榮，光宅惟遠。獻奉歲至，咸奘之功。若非天挺英靈，生知聖授，何能振斯鴻緒，導達遺蹤⁴³？

最後是總結：

前後僧傳往天竺者，首自法顯、法勇，終於道邃、道生。相繼中途，一十七返。取其通言華梵，妙達文筌，揚導國風，開悟邪正，莫高於奘矣！恨其經部不翻，猶涉過半。年未遲暮，足得出之。無常奄及，惜哉⁴⁴！

“一十七返”的說法，也見於道宣的《釋迦方誌》，更證明這段文字是道宣所撰寫。對於玄奘，道宣實際上是不吝贊美之辭的。過去有的研究者，聯繫一些上下文，得出一個結論，認為道宣在有些地方對於玄奘有所微辭。在我看來，這都是推測過度。道宣與玄奘，同為高僧，在同一時期，同在長安。一位創立了中國佛教歷史上的南山律宗，一位把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的經典和理論完整地介紹到了中國，與弟子窺基一起創立了中國佛教的法相唯識宗，二人都是開宗立派的人物。道宣在思想信仰的細節以及修行的取向上與玄奘有所不同很自然，但他對玄奘顯然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欣賞和尊敬的態度。

⁴³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0，第 50 冊，第 458 頁中欄第 29 行 - 下欄第 9 行。

⁴⁴ 同上，第 458 頁下欄第 9-13 行。

末了，與道宣有關，還應該提到另一個故事。故事很有意思，既與道宣有關，也與玄奘有關。故事出自《慈恩傳》卷十：

法師亡後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，至乾封年中見有神現，自云：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，主領鬼神。如來欲入涅槃，勅弟子護持贍部遺法，比見師戒行清嚴，留心律部，四方有疑，皆來諮決，所制輕重，時有乖錯。師年壽漸促，文記不正，便誤後人，以是故來示師佛意。因指宣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，皆令改正。宣聞之悚慄悲喜，因問經、律、論等種種疑妨，神皆為決之⁴⁵。

這裡說“乾封年中”，道宣去世於乾封二年，那應該就是這一年。以下的問題則涉及玄奘：

又問古來傳法之僧德位高下，并亦問法師。神答曰：自古諸師，解行互有短長，而不一準，且如奘師一人，九生已來，備修福慧兩業，生生之中，多聞博洽，聰慧辯才，於贍部洲脂那國常為第一，福德亦然。其所翻譯，文質相兼，無違梵本。由善業力，今見生觀史多天慈氏內眾，聞法悟解，更不來人間，既從彌勒問法，悟解得聖。宣受神語已，辭別而還。宣因錄入著記數卷，見在西明寺藏矣。據此而言，自非法師高才懿德，乃神明知之，豈凡情所測⁴⁶？

《慈恩傳》說道宣把這個故事錄入了“著記”，“著記”指的是什麼

⁴⁵ 《慈恩傳》卷十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53，第 50 冊，第 277 頁中欄第 27 行 - 下欄第 7 行。

⁴⁶ 同上，第 277 頁下欄第 7-18 行。

書呢？推想可能是道宣所撰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和《道宣律師感應錄》，但我通過 CBETA 做檢索，沒有找到。當然，也可以再檢查一下其他的佛教典籍。

故事的前半部分，也出現在贊寧撰寫的《宋高僧傳》卷十四《道宣傳》中：

乾封二年春，冥感天人來談律相，言鈔文輕重儀中舛誤，皆譯之過，非師之咎，請師改正。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⁴⁷。

故事中神異的部分未必可信，但故事的用意卻很明顯，那就是想說明，道宣的著作，數量眾多，流傳至今，中間很多經過重修。這一點，我們今天研究道宣時需要多加注意。上面談到《玄奘傳》中所講總章二年玄奘遺骨改葬樊川一段，明顯不是道宣所撰寫的文字，就是一個證明。

五、總結

本文的最後，用幾句話作一小結。道宣是一位高僧，依照佛教的稱呼，也可稱為律師，同時還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極有學問的佛教學者。道宣著作很多，其人品與學問，足以讓人佩服，其著作則為今天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而重要的材料。上面討論的《續高僧傳》中的《玄奘傳》，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

⁴⁷ 《宋高僧傳》卷十四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1，第 50 冊，第 791 頁上欄第 3-6 行。